皇清經解

12
478
330

78
20
930

D 12
號
卷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四　學海堂

左氏春秋考證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舊名也言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此亦可證尚書序爲東晉人僞作

惠公元妃孟子　證曰此篇非左氏舊文比坿公羊家言桓爲右媵子隱爲桓立之文而作也不知惠公並非再取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取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太

史公所見左氏舊文如此劉歆等改左氏爲傳春秋之書而未及兼改史記往往可以發蒙譙周司馬貞反因僞左氏疑史記失之甚矣　又云劉歆顚倒五經使學士迷惑因公羊博士在西漢最爲昌明故不敢顯改經文而特以秘府古文書經爲十二篇曰春秋古經不知公穀鄒夾皆十一篇爲夫子之舊何邵公氏於莊公篇詳之矣欲迷惑公羊義例則多緣飾左氏春秋以售其僞如此篇似與公羊相合然公羊乃設質家立子法改作紀實則大窒礙矣　又云余年十二讀左氏春秋疑其書法是非多失大義繼讀公羊及董子書乃恍然於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爲戰國時人故其書終三家分晉而續經乃劉歆妄作也嘗以語宋翔

鳳宋云子信公羊而以左氏穀梁氏爲失經意豈二氏之書開口便錯余爲言穀梁隱元年傳之失見申甕疾篇而檢魯世家果與今左氏不合宋乃大服曰子不惟善治公羊可以爲左氏功臣自何邵公許叔重且未發其疑也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　證曰此類皆襲公羊而昧其義例增周字亦不辭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證曰此類釋經皆增飾之游詞不可枚舉未王命云者欲亂以春秋當新王之義也

夏四月賵伯卒師城郎　證曰此類皆故作體例以文飾不書之事意謂惟左氏眞親見不修春秋非公羊所及耳不知春秋城築悉書重民力也若果無君命而擅興工作又當變文

以誅之且賚伯爲費庚父亦緣古文鍾鼎有庚父鼎而記之城郎非彊運田之義何爲帥師乎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　證曰凡書曰之文皆歆所增益或歆以前已有之則亦徒亂左氏文采義非傳春秋也嘗與宋翔鳳檢朱彝尊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追逸賊最淺公羊勿與之地按公羊與讀如預非與之地也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宋以爲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謂視專殺大夫爲重耳若譏失教則晉侯殺申生亦失教乎斯不然矣曰謂之鄭志謂之宋志若云親見百二十國書耳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證曰考叔于莊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爾類不辭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後人附益

朱子亦嘗辨之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證曰惠公仲子穀梁得之此言緩者襲公羊不及事之說豫凶事之謬誣天王實甚誣左氏實甚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證曰說同費伯條且蜚爲記異非爲災之物

衆父卒　證曰欲迷張三世及誅得臣之義實則襲其義似是而非者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證曰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鍾鼎石鼓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爲裂繻之字則杜預臆說也果臣先於君其元莫甚而稱字以褒之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疑詞安可坿會乎　又曰如此

年左氏本文盡闕所書皆坿益也

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證曰此類皆無稽之言

君氏卒　證曰尹與君古文多借以天子之大夫爲隱公之母而襲公羊母不終爲夫人之說以文之亦誣左氏甚矣且作俑之意欲迷譏世卿之義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遁辭知其所窮矣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證曰呂祖謙辨之正矣或非左氏之舊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證曰此襲當喪未君不稱使之意而不釋求賻之非禮豈既葬而求金幣免於譏乎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證曰鄙倍之辭且子遵弒安能

鬻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

冬齊鄭盟于石門　證曰杜氏長厤以庚戌爲日誤蓋歆之徒急於坿益而失考耳

書曰公矢魚于棠　證曰困學紀聞引朱子曰据傳云則公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今按釋詁矢有陳訓左氏首尾皆言觀魚或舊文無陳魚而觀之五字坿益者見左氏有射意改經作矢魚又改左氏訓矢

爲陳而增入書法故國師公顚倒五經之罪公羊與左氏均
受其病矣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　證曰庚申者緣經辛酉而坿會也既移
五月於庚申則盟艾當仍辛酉而次下乃合獨仍夏字於盟
艾而去其月日顚倒若此心勞日拙矣惡之易也必非尚書
文隨手又迷尚書心術如見周任之言或出他傳記或卽出
歆等臆撰朱子以左氏所述君子曰皆鄙陋而此節尤與本
事無涉其先得我心乎

初戎朝于周　證曰迷戎衛及責不死位義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證曰鄭宏得祀太山亦宏得
祀周公此欲迷擅取王田之罪耳

八月丙戌　證曰丙戌日誤說同三年庚戌

無駭卒　證曰欲迷疾始滅之義故言卒而後有氏族入極時
本無氏也不知經有追書之法且公羊所謂氏乃公子非展
氏也

六月戊申　證曰戊申之誤說同三年庚戌　又曰十年左氏
文闕

滕侯薛侯來朝　證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以踐土之載書坿
會其說然經書會次序皆本主會者爲之踐土以齊宋序蔡
鄭衛上浩油仍以蔡序衛上祝鮀之言亦出坿會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　證曰滅人之國逐人之君專封
其臣下是而知禮孰不知禮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君子謂鄭莊公之文疊見亦拙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　證曰凡例皆坿益之辭

公之爲公子也　證曰此隱六年輸平事非爲公子時也

不書葬不成喪也　證曰羽父方欲粉飾討賊豈肯不成喪禮以自表其弒君之迹此欲迷春秋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耳

隱公篇

元年　證曰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三年公會杞侯於鄧杞求成也八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皆不能十二年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按紀子進侯來朝加月杞公黜子之義何氏師承不可易矣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卽杞宋也稱侯不可也八年之文亦出坿會而仍經紀侯之文亦緣經紀季姜之文明於日星不能改爲杞季姒矣是年左氏文闕

二年春　證曰孔父夫子六世祖欲迷正色立朝之節而爲此謬說倘左氏舊文如此必非親見聖人者矣

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證曰翬先君之罪人故去公子今君之力臣故加公子乃曰修先君之好如歆之仕莽眞漢之公族哉

父在故名　證曰老臣稱字正也父在之說無稽矣　又曰是

年左氏文闕秋冬之事欲迷經去二時之義

再赴也子是陳亂　證曰今左氏以佗爲五父史記陳杞世家以佗殺五父是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索隱今左氏以桓公子躍爲厲公經于躍去葬諡不可放蓋史記据世本及左氏舊文固與歆所竝益本不同也

秋王以諸侯伐鄭　秋大雩書不時也　證曰雨言秋者是作僞者失檢之明證

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證曰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是春秋家言也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證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欲迷經去二時之義是年左氏文闕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證曰晉入春秋以前晉藥諡畧晉世家所据蓋世本及左氏春秋舊本今本左氏不合者多出歆等竝益

冬曹太子來朝　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巴子篇年月無考說見莊二十有六年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　證曰是年左氏文亦闕虞叔篇年月無攷亦出竝會

十一年　證曰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固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似不必比竝春秋年月也

十二年　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

月亦無考

十三年　證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書不害也　證曰以天灾爲不害的是歟之謬說是年文亦闕

十六年　證曰是年亦闕衛宣公篇蓋毛詩家言辨見顧棟高說衛世家以夷姜爲宣公夫人非烝於庶母也又曰伋母死則亦非綈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　證曰戰者內敗文如升陘可徵也歟欲顛倒其義而於經文妄增夏字尤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　證曰遭弒而云知所惡君子人與是年文蓋闕諸國始末叙次草草或采他書坿益

桓公篇

元年　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荊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攷或舊文與前伐羅篇相次

十三年　證曰文闕

十五年　證曰文闕

十七年　證曰文闕

鬻拳可謂愛君矣　證曰愛君以兵是非君子之言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杜注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正義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邱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證曰左氏後於聖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又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棄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爲之本不必拘拘比坿春秋年月以後則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坿春秋年月自歆改竄而舊文遂亂經文如日月增一古文本轉可相校而左氏之眞不可復見則其罪尤不可逭也

二十九年　證曰文闕

三十年　證曰樊皮之事未知在是年否楚元事宜續二十八年是年蓋闕

三十一年　證曰文闕

莊公篇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　證曰閔公時年八歲安能爲此何邵公言得其實矣

齊仲孫湫來省難　證曰公羊經傳明于日星作僞者既失檢

慶父如齊之經妄造此說後復兩言湫以彌縫之亦勞且拙矣

閔公篇歎所造春秋古經有此篇非古也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　證曰欲迷伯討之義也是年文闕遷邢封衛事已見前賜費之事以意爲之

初晉侯使士蔿　證曰來告一語所增也使士蔿事宜續舛屆下

許男面縛銜璧　證曰文本昭公四年坿會者往往取前後舊文而演成之誣及武王微子則妄甚矣

禘而致哀姜焉　證曰祔廟不得言致汨令妻壽母以妾配尊之事說詳公羊箋篇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證曰君存稱世子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爵自天子達於子男一也作僞者見書沖人非在喪之稱因變之曰小童不混於夫人自稱乎又見經有宋子陳子衛子而鄭忽出奔鄭伯伐許不稱子則僅曰公侯曰子不知忽不稱子以正合伯子男之義伐許不子無子道絕之於子行也春秋之體異於禮經若禮世子喪畢當受國天子而後成君豈無王而自立者哉凡例之謬不勝舉也

鄫季姬來寧　證曰季姬之越禮僖公之失教邾人之殘忍經文甚明知此謬者多矣莫知其非左故耳

乃舍諸靈臺　釋文自曰上天降灾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爭杜注亦不得有有自後人加也盧學士文弨攷證四十

七連乃舍諸靈臺墩在內靈臺杜有注鄠縣釋文有音則本不連在內故定爲四十二字　證曰此文見列女傳文小有異同服杜以後尙有改竄而世人習爲故常者則歆以前之汨亂尙堪辨邪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證曰經在十五年僞傳已演之此故作重文乎抑失檢乎

師滅項　證曰經爲齊桓諱而不疑於魯者以內不言滅也歆不知耶抑故汨亂之邪

宋公使邾文公　證曰果爲宋襄所使經宜以宋襄首惡此事自以何邵公爲得實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　證曰須句邾邑也果以國滅來奔反國經宜悉書此伐邾者自以邾用鄫子故也鄫子僖之壻也不書不告八也　不書亦不告也　證曰以赴告之文視春秋宜乎經可續也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證曰顓頊有從亡功而殺以徇所謂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介葛盧聞牛鳴　證曰周官夷隸之屬當非周公驅猛獸之意歟蓋欲緣此互相發明昆陽之敗虎豹股慄亦何益哉

僖公篇

于是閏三月非禮也　證曰此類蓋古術法非左氏之文履端于始謂氣朔同日古法以爲術元舉正于中謂中必在其月歸餘于終謂中氣在晦則大餘小餘滿一月下乃置閏也注

疏似未得劉歆意固學紀聞引通鑑外紀目錄曰杜預長術既違五年再閏又非歸餘于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術也春秋分記云長術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術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強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義叟起漢元以來爲長術通鑑目錄用之

臆僖公　證曰三誣君子妄甚鄭祖厲王蓋緣左氏記鄭宋有徙主祏於周廟之語以后稷況僖以后帝況閔又以姑況閔以姊況僖說詩之君子固如是儗不於倫邪證以國語之文眞僞立判矣

使無失其土宜衆隸賴之　證曰是見商君開阡陌而罵言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證曰經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閎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於前月布之也歆視餘分閏位爲正統宜其爲國師嘉新公矣此條因汪孟慈之問而發之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證曰公羊家以爲內取之妃黨左氏則公族也然放洩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云魚氏世爲左師豈大司馬所謂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邪固卽此文公孫固也六卿之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放宋世家諫泓戰者卽子魚非固也年

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鄫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鄫而立成公少子衎衎自是爲昭公年表又以衎自爲襄公之子與今左氏絕不相合是則殺人者旣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般道祖免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徧置其妃黨也弗勝而反爲所殺耳若大司馬固權重六卿俱爲公族同官日久忽比於新主喪之昭公而自戕其黨類以爲亂兵所殺一似絕不握兵而與公族素不相知者左氏善於事必非其舊且此文末云昭公卽位而葬尙有闕文將去羣公子則旣卽位矣欲去羣公子而與樂豫謀豫又不聽俱非情事衆也者襲公羊曹殺大夫傳而失之晉三郤鄭三穆不衆於固與鄭乎言非其罪而不名則孔父荷息仇牧洩冶皆當其罪而書之不死君難者反非罪乎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　證曰旣殺公孫固卽爲大司馬矣樂豫舍司馬以讓卬何爲乎大司馬公子卬旣握兵節且樂豫亦戴族又有讓卬之美乃因王姬而殺卬非情事也王姬不見禮而主謀以殺公黨亦非情事也此篇宋世家及年表俱不載當非舊文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證曰子叔姬之罪公羊信矣齊世家舍之母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此史公所據舊本也歆改竄左氏而曰子叔姬妃齊昭公於文爲不辭於事爲失實徒欲以汨公羊經義故縱淫人亦可醜也

秦人巴人從楚師　證曰羣蠻從楚子盟楚子在臨品而庸已奪氣子越子貝之隊如破竹耳此所謂左氏善於事也緣經增設一語便失叙事之意

文公篇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證曰自此言出而仗馬寒蟬者得志矣非論語仁比干春秋撥亂世之義也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證曰尹氏立王子朝以朝奔楚亦非罪乎

書有禮也　證曰以入國納亂爲禮何紕繆若此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證曰人火亦天也春秋別大小書之耳內不言火有小災如大災自治貴嚴也外不言災治人以恕也四國同日俱災如亡天下君子懼焉宋書災存王者之後也周災不志志者天黜周命而災中興之禮樂聖人因存爲二代之後變京師爲成周見其義焉火公穀作災當從之非與陳火爲例也

宣公篇

楚人以重賂求鄭　證曰凡例以稱人而執爲執有罪固不可通矣鄭自受盟于蒲經未著其背中國故執之非伯討也作僞者以其例不可通遂誣爲受賂而與楚會又飾子重救鄭不知楚自盟蜀之後恃其強暴再駕伐鄭後復潰莒入運豈以重賂求鄭者哉

楚遂入鄢莒無備故也　證曰鄢固莒與齊魯相接之地然經於四年書冬城運於此書楚人入運不蒙莒潰言遂明內之鄙邑也且潰國都重於入旁邑果莒邑不書也書潰之義亦非僅責無備滅者上下同力效死勿去之辭潰者下叛上之辭凡例亦以民逃其上曰潰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結之雖日繕完城郭亦同於梁亡而已

晉人止公使送葬　證曰同姓侯柜會葬是爲得禮不爲辱必不諱也猶去葬自困殺趙同趙括僞傳不知妄云諸侯莫在無稽甚矣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證曰晉楚同盟經文不見有無未可知要與會于瑣澤無涉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證曰負芻之罪處不必立之地不待子臧奉喪反國而自成君耳果殺太子經當書之

成公篇

公請屬鄫　證曰莒人滅鄫之事經文及公羊傳注皎如日星矣此篇及世子巫如晉會于戚滅鄫取鄫之傳皆僞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證曰經自爲中國諱故迂迴其文子馴之罪於討徵舒崔杼等例之矣若僅據赴告爲文彼權臣弒君未有不以疾赴者左氏尚不肯據以爲文而謂春秋主於討亂賊者專爲亂賊所愚乎以此釋經宜其旨也

士鞅奔秦　證曰秦伯之問不可開隔橫安書法增入之蹟宛然左氏必不爲此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證曰經書衛侯衎出奔齊則非襲赴告之文矣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證曰若僅言諸侯之大夫而不言豹及則嫌於豹與會而不與盟經自有一事再見卒名之例見其奉君命以始終也自劉歆等妄坿書法而鄭賈服杜紛紛聚訟本不足辨去族非滅國如無駭大逆如翬遂不著此例即以此文而論豹正得聘禮出竟專行之義況公命爲季孫所誣苟圖私便不恤國體豹所深知者乎自僞書法出而縱秦檜之奸掣武穆之柄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又曰乃盟晉楚爭先與黃池之會辛丑盟吳晉爭先文法正同今於乃盟之下屬入書法一例乃盟專屬叔孫豹必非左氏舊文也

書先晉晉有信也　證曰晉中國之伯屈建即不以詐而得主盟夫子何忍與之固知左氏不必比坿處乃眞舊文也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證曰姚姬傳以明主爲三晉以後之稱此時魏亡已久適見其誣耳今按史記明主作盟主要爲魏人所託自是確論季札時安得有十五國風雅頌得所之詩孔沖遠反以右詩三千餘篇爲史公謬說識亦舛矣

襄公篇

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證曰經書楚子麇卒無變文則圍之弒疑也昭四年慶封言弒其君兄之子麇蓋亦傳聞之語圍所纂者幕而素有無君之心人多疑其弒麇殺梁亦有弒其君弱其孤之語弱其孤者謂廢幕而奪

之位耳亦未必殺之也

暨齊平齊求之也　證曰此襲公羊會及暨例而坿之杜預誤

合齊侯伐北燕爲一事不知燕及齊平所謂外平不書也卽

燕齊平亦當書北燕伯及齊侯盟如僖三十年衛人侵狄秋

衛人及狄盟矣彼不隔年猶復出衛人書盟以別內及外平

之文則此之內暨齊平甚明也杜氏不惟不察作僞者之狡

猶又不達作僞者之文理

陳災　證曰詳禘竈之言左氏亦作陳火作僞者欲比坿其天

火曰災之例而改之

宋衛皆如是　證曰左氏此篇蓋得之鄭書宋衛以下緣經坿

飾之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　證曰此非敬天命之言

二師圍郠癸卯郠潰　證曰晉人從王取郠經不必書書者

擅取天子邑也

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證曰以食我爲助亂則受賂枉法

者得志矣

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　證曰齊豹非

大夫故窮諸盜僞傳又謂求名不得亦非齊豹之倫彼大夫

相殺臣子弒逆豈盡如桓溫之說遺臭萬年爲大丈夫者邪

此等議論似有理而大亂眞其不講於何氏之例王札子矣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證曰此篇重定元年僞者

比坿經文而失檢耳

昭公篇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證曰不稱夫人者春秋以哀爲未踰年假以見妾母不得稱夫人之例本不必赴於異邦也爲之築宮使公子主其喪祭正也

雨不克襄事禮也　證曰即欲以禮也二字釋經亦宜全錄經文作僞者至襄公以後亦甚草草矣

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證曰不稱夫人即不稱小君矣曰不成喪誣哀甚焉自春秋諸侯皆以尊妾母爲孝而不顧辱其先君是傳所謂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者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證曰農功既畢而以君命葺城何爲不時亦何煩赴告蓋經書城築有數義重民力也畏大國也好土功也久不葺侯其圮而更爲之也時與不時當文自見無煩數解也

定公篇

齊人歸讙及闡季姬璧故也　證曰季姬之事左氏本文或有之以此釋經則出坿會蓋經例外取內邑非內有大惡不書滅邾而取讙復邾而歸讙假外警內之明文也

孔子與弔適季氏　證曰昭公雖取同姓於哀猶之適祖母也即不成喪夫子固必不弔於季氏豈季氏得爲喪主乎

哀公篇

證續經之謬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

州　證曰經書晉州蒲先幽後弒移十二月之庚申于正月下謹嚴詳密如此杜以彼處有閏十二月庚申實在正月知不然者何卻公亦明術算其所言可信也且弒君之罪重矣何暇詳其先幽後弒哉執爲中國討罪之辭豈可以臣下施之君上既曰陳恒又曰齊人孔穎達引僞例曰齊君無道以縱釋陳恒之罪大違夫子請討之義

庚戌叔還卒　證曰左氏不載作僞者見左氏固有不詳經事之體而著之

有星孛　證曰經無此闕疑法

成叛　證曰經無此書法

晉侯伐鄭　證曰據左氏及晉鄭世家是時晉臣專兵君若贅旒安得自將伐鄭於事實不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某卒　證曰言納于戚則入衛不書如鄭突入櫟不復書入鄭也卽書之亦不當言自戚如衛衛歸衛子還成卽瞞成亦無此名字例孔子生卒謹父亦大失經意子還成卽瞞成亦無此名字例孔子生卒謹書於傳記宜也而坿於經則經爲夫子家禁矣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不識後有劉歆之徒狂悖如此而賈逵杜預誣及弟子是深惑於左氏親見聖人之說也

坿證

悼之四年　證曰魯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獲麟後五十

年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四終

漢軍樊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學海堂

左氏春秋考證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證曰此言夫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今所傳者惟公羊氏而已

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證曰夫子之經書於竹帛微言大義不可以書見則游夏之徒傳之邱明蓋生魯悼之

後徒見夫子之經及史記晉棄之類而未聞口受微恉當時口說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具者闕之曰魯君子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劉歆所改也

漢相張倉厤譜五德（案隱按張倉著終始五德傳也）　證曰厤譜五德或捃撫及左氏春秋不曰傳左氏春秋也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證曰上以類記春秋之書此方云推春秋義則以夫子所云其義則某竊取之者在漢獨有董生知其說也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　證曰此謂夫子春秋之義惟胡毋生董生於公羊師得之不務綜其終始以經自有始元終麟

非記事之史也

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　證曰此謂左氏春秋之類惟務事實或始於隱元年而終於悼四年事實不具雖有經文累年缺載亦不敢蹈不知而作之咎也

厤人取其年月　證曰謂推取經之年月考諸家術如劉歆三統術亦是也至左氏言占驗乃其舊文言術則歆取他書坿之

數家隆于神運　證曰如鄒衍之儔推終始五德之運張蒼厤譜五德亦是也左氏春秋國語五帝序少昊與易春秋禮家言俱不合蓋夫子所不序至因晉范氏祁姓爲陶唐氏之後而云其處者爲劉氏亦歆之徒坿益也

譜牒獨記世謚　證曰蓋史公所據春秋厤譜牒自古治春秋者皆有此學劉杳所謂周譜葴文志有古帝王譜至所云世本出於左氏則誣也

其辭畧欲一觀諸侯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證曰此春秋國語史公所據古文舊本非葴文志所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者也以年表所載事實與今左氏多違知今本非史公所見之舊也

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證曰十一篇者夫子手定公羊傳所云隱之篇僖之篇是也何邵公猶傳之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予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西漢胡毋生顏安樂以來舊本也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祕府古文書之而小變博士所習如紀子帛杞侯夏五月丙午宣榭火陳災之屬或析閔公自爲一篇或坿續經爲一篇俱不可知總之非古本也

左氏傳三十卷　證曰太史公時名左氏春秋蓋與鄒子鐸氏虞氏呂氏之書同名非傳之體也左氏傳之名蓋始於劉歆七畧

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證曰十一卷皆依經分篇而不坿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證曰十一篇平經者也蔡邕石經公羊可見隋志有吳士孌春秋注晉王愆期公羊傳注尚係十一卷

左氏微二篇　證曰此書蓋非左氏之舊或歆所造書法凡

例之類也

張氏惇十篇　證曰原注不言張蒼而僞別錄以爲荀卿授張蒼則此及別錄皆歆所託也

虞氏翻傳二篇注趙相虞卿　證曰志於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則即史公所見本也別出此目僞也故知別錄所云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者必非出於向必歆僞託故異其篇卷名目以愚後世者也

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證曰此書或因二傳詳於義例畧於事實後人采摭他書如春秋說左氏禮穀記等爲之其書雖亡可補撰也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邱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證曰左氏記事在獲麟後五十年邱明果與夫子同時共觀魯史史公何不列於弟子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且如鄒季姬鄫子叔姬等事何失實也經所不及者獨詳誌之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異也

劉歆傳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署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證曰班氏此篇叙次最明可爲左氏功臣矣按方進傳年十三失父隨母之長安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本治穀梁而好左氏爲國師劉歆師是方進所見左氏尚非祕府古文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爲助耳左氏所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猶周官未經夫子論定則游夏之徒不傳也歆引左氏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始具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坿益之明證乎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歆亦不待與校秘書而後見也

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　證曰論語之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或在夫子前俱不可知若爲左氏春秋者則當時夫子弟子傳說已異且魯惇已稱謚必非論語之左邱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知爲失明之邱明猶光武諱秀歆亦可更名秀嘉新公爲劉歆祁烈伯亦爲劉歆也

又曰左氏僅見夫子之書及列國之史公羊聞夫子之義乎

見夫子之書者盈天下矣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惟董生

及欵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欵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欵乃移書讓之　證曰不肯置對者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也古文尚書逸十六篇絶無師說鄭氏載其目有舜典則非百篇之舊蓋夫子所刪之餘又有棄稷周人諱始祖故堯典曰讓于稷契惟帝曰棄則不諱則棄稷篇亦僞託也其餘如史記三統術王莽傳所引多戰國諸子所託或有欵等改竄者故博士抱殘守缺恐失其眞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間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欵所託之章句義理淺陋名爲春秋左氏傳者耳故以爲不傳春秋洵確論也毛詩逸禮諸儒不辨則固欲存之矣

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以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證曰但以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卽太史公所見古文春秋國語東萊張霸亦見之是眞本也欵欲立其竝益之本乃託之祕府舊文反以爲學殘文闕稍離其眞耳經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傳絶無脫簡曰脫簡者蓋如尚書梓材經劉向校補欵乃欲增續春秋也傳或間編者亦比竝春秋年月改竄左氏之故

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證曰儒林傳膠東庸生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庸生授清河

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則非祕府古文伏而未發者也言與此同者援之以自重耳或又傳左氏之語亦出劉歆

往者緐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蔽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證曰聖人文約而旨博歆畏其難於精究欲以傳記事實易口說則百家小說賢於夫子春秋矣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左氏亦不具或逸禮及他傳記有之要非聖人治天下之本務貴其意不尚其儀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也若歆之誣蔑先聖緣飾經術以崇奸回豈不哀哉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　證曰獨舉左氏不復言詩禮書者歆所竄改尤爲快意也

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　證曰改亂舊章誅意之論哀帝不知耳龔勝節士義不仕莽師丹魯詩大儒建議深合春秋經法自不肯詭隨坿和以左氏爲傳春秋

也

王莽傳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眩誤以慰天下　證曰改亂舊章之禍凶于而國害于而家公孫之議天使之也而數千載不悟何哉

儒林傳穀梁議郎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　證曰歆傳以章句出於歆是也尹更始先爲章句之說當是歆所援而託之

房鳳傳時光祿勳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　證曰王龔即成大后之親非經師也房鳳王根所薦亦王氏之徒

也孔光雖依阿尚能保位望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　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

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

劉歆　證曰張蒼傳曰好書律術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術曰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遂律術曰

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術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也蓋歆以漢初博極羣書者惟張丞相而律術及譜五德可坿左氏故首援之賈生傳曰能誦詩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其修左氏傳也蓋賈生之學疏通知遠得之詩書修明制度本之於禮非章句訓故之學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痺篇一事諭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與左氏不合惟禮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蓋歆見其偶有引用卽誣以爲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貫公又曰當孝文時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貫公當卽毛公弟子貫長卿歆所云貫公遺學與祕府古文同者也曰賈生弟子則誣矣張做傳曰本治春秋以經術自

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則從傳母皆公羊義非尹氏爲聲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友而不婦之謬說也蕭望之傳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兩電對以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伐匈奴對以大士匄不伐喪亦皆公羊義石渠禮論椅於禮服未聞引左氏也善左氏薦張禹亦歆坿會要之此數公者於春秋國語未嘗不肄業及之特不以爲孔子春秋傳耳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後漢書鄭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術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興子衆作春秋雜記條例　證曰今左氏書法

凡例之屬與亦有所增益矣

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朝公卿大夫博士見于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遂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而罷升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證曰春秋非史文言左氏者以史文視春秋宜其失義也范弁卿之論甚正非陳元賈逵之流曲學阿世所能勝也

賈逵傳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會祖父光爲常山太守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　證曰誼之家世好學誼果作左氏訓故不應至徽始從歆受也蓋歆因徽而誣誼耳

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證曰賈逵阿世以識論學本不足辨今於公羊答難及春秋比事詳之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耳　言其此附識文陋之也　章懷太子注誤　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證曰穀梁亦廢蔚宗爲武子之孫寄

慨深矣

李育傳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常讀左氏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證曰何邵公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今膏肓癈疾尚存十一白虎通德論亦多公羊家言則李元春之書雖不傳意未盡亡也特表見其直指劉歆轉相發明之謬耳

班彪傳定哀之間曾君子左邱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

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棄擱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　證曰左氏生哀公之後其書惟名春秋班氏以史論左氏知左氏者也

說文解字敘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證曰六經及左氏春秋古文本當叔重時蓋亡矣或劉歆以祕府古文書經及左氏增益本賈逵之徒奉詔又以紙易竹帛舊本古字古言亦變矣歆以博覽通才顚倒五經後漢從而尚之儒書日汨可勝歎哉然如左氏娶夷舟鮫屢空紹之類自杜預出而又變賈許之舊矣

孔穎達春秋疏賈逵太史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邱明

作傳　證曰年表序不云作傳此或賈逵之說証史公矣

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證曰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書本公羊者十之九本穀梁者十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于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接謹始之說本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說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說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此春秋當係檮杌猶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章藝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歆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亡其體例畧同呂覽非傳左氏者也史記言八篇藝文志於儒家云十五篇於春秋家云虞氏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非傳左氏者

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傳言獻雅樂不言獻左氏周官也蓋武帝時祕府固有周官左氏特武帝所不信而太史公所見左氏又非若今本耳且因獻王好古而以爲私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顯與朝廷異學當亦劉歆所誣而班氏誤采之

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于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

穀梁帝賜布五百匹　證曰王應麟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今按此疏前序光武於成帝前此又混歆於和帝時紕繆如此安能別古書之眞僞

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棄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證曰嚴彭祖公羊經師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自選嚴顏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必非彭祖之言也

漢志雖本右家語然王肅僞撰者乃有觀周篇言南宮敬叔從夫子觀書于周此言左邱明與夫子棄緣劉歆親見夫子之語坿會之蓋又出肅後臧西成以此爲眞嚴氏眞家語不辨家法失考甚矣

經典釋文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　證曰此兼采僞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爲之然左氏傳授不見太史公書班固別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延爭以爲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出於別錄劉歆之徒及鄭興父子賈逵陳元鄭

元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無一言及之曾申卽曾西曾子之子羞稱管仲必非爲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以左氏言魏氏事造飾尤甚蓋吳起爲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貫公毛詩之學亦非貫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爲傳春秋授受詳明如此何不言諸朝爲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設之嘉與史公善當武帝時貫公爲獻王時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章合佚書妄造此文元朗沖遠以江左以後文人獨尚左氏不加深察叙錄如此不可爲典要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五終

漢軍樊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箴膏肓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隱公

不書卽位攝也　何休膏肓曰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意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鄭君箴之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且公羊傳宋穆公曰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春秋隱元年疏禮記明堂位疏評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非居攝也何鄭俱生漢季沿劉歆王莽之邪說耳隱公之讓春秋採其意而成之著立子法名之曰攝而不行卽位之禮非典要也宋穆公之事春秋大居

正已歸禍于宋宣亦未以穆公之攝爲典要也

士踰月　何休膏肓曰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元年疏王制檀弓疏

評曰踰月之文蓋非左氏之舊此短喪之萌芽其禍發於王莽不爲功顯君服矣且士之姻皆在國中安得有外姻乎

桓公

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何休膏肓曰左氏以宰渠伯糾爲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君箴之曰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畧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桓四年疏

評曰此條亦僞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何休膏肓曰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就當理其政預王事也桓九年疏

評曰世子行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

既有父道則築於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

雖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　何休膏肓曰楚鄧滅會不旋踵若刳腹去疾炊炭止沸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以後於時楚未爲強

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楚鄧強弱相縣（莊六年疏）彊何得云強弱相縣（莊六年疏）評曰據左氏楚武王時已合諸侯于沈鹿讓黃伐隨圍鄾敗鄧敗鄖覆絞盟貳軫矣安得云未強乎據經則穀鄧已滅於楚而爲寓公於魯固知左氏所據史文非夫子所據也

鬻拳可謂愛君矣　何休膏肓曰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路左氏以爲愛君於義左氏爲短鄭君

舊文

莊公

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傳於外非禮也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於宮外（莊元年疏）評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於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讀爲辭）辭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爲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爲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弒兄而遭弒之桓公一則以王姬之貴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忘讎奪親而爲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此又天討黜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

箴之曰蟣蝨楚同姓有不去之恩詩栢舟正義評曰以兵脇君較之同姓臣以道去君孰爲知權必有能辨之者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何休膏肓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于社朱綵嘗社鳴鼓脇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識說正陽朱綵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識用牲于社者取經宛句耳禮記祭法疏評曰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坿會

僖公

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考異郵曰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詩大明疏

證曰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坿左氏而違經意也何君之於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固矣

文公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何休膏肓曰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文元年疏

評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於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何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

此條亦出附益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何休膏肓曰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禮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檀弓疏

評曰此鄭違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宜之禮乎

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君箴之曰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遂次之賵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遂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

文五年疏

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毋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殊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遂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君箴之曰若以爲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文九年疏

評曰遂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爲難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又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　何休膏肓

曰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
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
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檮杌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
十年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
短文十八年疏
評曰鄭箴無攷據尚書注鄭以放四凶之文在封山濬川下
以爲在禹平水土後則非也左氏引夏書曰地平天成自是
禹作司空之事今以屬八愷則未知孰爲禹也布五教自是
契作司徒之事今以屬八元則未知孰爲契也顓頊即高陽
今於高陽之子曰世濟其美於顓頊之子曰世濟其凶誣矣

宣公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
命宜其爲禽也　何休膏肓以爲合於古道鄭君箴之曰狂
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識詩大
明疏
評曰識違經義安可從也此即考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
蓋欲生致鄭人亦非古道

冬來反馬也　何休膏肓曰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
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
譏乘行匹至也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
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異也據士
禮無反馬蓋失之矣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
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談此婦車

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今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其嫁娶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一作故行反馬）禮也宣五年疏鵲巢疏士昏禮疏

評曰春秋之義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何休膏肓據公羊譏世卿以難左氏附蘇氏轍曰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非非禮夫子何由獨責○宣十年疏

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太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弈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弒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伐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

不知邪

成公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何休膏肓曰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一作諸侯直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成八年疏

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共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此條亦僞而有本者鄭又以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設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何休膏肓曰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君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成十四年疏

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貶豹之辨已詳前文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　何休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

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成十七年疏

評曰范文子不能正色立朝免君於難僅以祈死全名雖愈於叔孫舍之遘禍而祈死要非君子所貴也

所以復霸也　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強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謂五霸耳但霸是強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強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成十八年疏

評曰左氏自論史事非春秋假桓文爲方伯之義故不數晉

悼何氏未爲失也

襄公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何休嘗肯據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不言祈穀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孝經主說周公之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與獻子之言合又曰周天子郊天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郊天下周正下旬之日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又曰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詩噫嘻疏周官太宰疏曲禮疏

評曰魯僭郊而避夏正禮載獻子之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于上帝康成說郊特牲魯之始郊日以至是也啟蟄爲夏正月中氣三王之郊皆以之夏時正月啟蟄初歲祭易益卦氣正月爻云王用享于帝是也左氏此篇及凡祀啟蟄而郊篇皆出埔益

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何休膏肓曰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甲兵與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襄十一年疏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三軍爲與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

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何休膏肓曰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嶠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上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襄十九年疏采薇疏韓奕疏）評曰采薇之言天子之大夫車可稱路猶不得云棨大路也齊桓服大路魯君棨大路且爲踰制況陪臣乎叔孫豹受路而生勿敢服斯得禮矣使以行安得爲禮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　何休膏肓曰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輒爲

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於義左氏爲短襄二十四年疏

評曰程鄭以嬖倖而棄君子之器其死亡宜也然明不以此立論而反以其謙言爲惑疾違害盈福謙之理所謂不幸言而中也

昭公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何休膏肓曰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陸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邠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昭四年疏

評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矣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

言亦寓言之作俑也豈聖人之所許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何休膏肓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

鄭君箴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鬼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者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　昭七年疏

評曰如良霄宜繼子產宜早立良止而黜騶帶公孫段以弭厲於未然如良霄宜誅則莫其游魂禮固有族厲之祀矣左氏好言怪力亂神之事非聖人之徒也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何休膏肓曰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謂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　昭十八年疏

評曰梓慎固望氣非見火矣然左氏既云數日皆來告火又云陳不救火陳去魯較遠豈急於救火而急於赴告乎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
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何休膏肓曰春秋之義三代異
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
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嫡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
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
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人君一作之所賢下一作必從之焉能
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自興乃曰古制不
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并爲公卿通計宜作嗣繼之禮於義左
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一作固以無適
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
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

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
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
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
世立者有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周禮太卜疏昭二十六年疏文王疏檀弓疏

評曰文家質家叙媵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
鈞貴鈞之疑知未能并何氏之堂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
不信不足以難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公卿
有大功德則封建之如伯禽封魯而周公支子之在王朝者
不世爵而世祿安有絕世之疑也
何休曰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

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箴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傲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周官大司徒疏評曰左氏好記瑣事如御叔篇全不涉經左故也如黑弓篇妄增邾字設爲傳春秋者非左故也何君不攻其本而治其末未爲知左氏矣

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箴膏肓從其義曲禮疏

評曰鄭從說題辭是已左氏以魏絳受女樂爲禮非也

左氏春秋考證一卷　後證一卷　箴膏肓評一卷

叙曰隋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春秋十卷又有服虔膏肓

釋痾十卷今鄭氏所箴尚存百分之一二而服氏之書亡無由盡見何邵公申李育之意甚可惜也然何君於左氏未能深著其原於劉歆等之坿會本在議而勿辨之科則以東漢之季古文盛行左氏雖未列學官而嚴顏高才生俱舍所學而從之久矣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坿於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強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觀其文辭贍逸史筆精嚴才如遷固有所不逮則以所據多春秋史棄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後人所能坿會故審其離合辨其眞僞其眞者事雖不合於經益可以見經之義例如宋之盟楚實以衷甲先晉而春秋不予楚是也其僞者文雖似此於

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如展無駭卒而賜氏單伯爲王朝卿子叔姬爲齊侯舍之母鄶世子巫爲魯之屬是也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余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大義孤章絕句之依坿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眞幸國語太史公書時有以導余先路而深惜范辯卿李元春何郡公諸老先生之書多佚無能爲左氏功臣者今援羣書所引何鄭之論三十餘篇評之更推其未及者證之以質後之君子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日武進劉逢祿纂

漢軍樊 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論語述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謂刪定六經也當春秋時異端萌芽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教萬世非是則子思子所謂有弗學也時者有終身之時禮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之類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也有一年之時禮世子記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有一日之時禮學記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是也

友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天下之善士故樂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千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从後漢書兩引）

作子曰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本乎孝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表裏也

首記夫子論學次及論仁因辨巧言令色之非仁巧言令色足恭

舜禹所畏左邱明所恥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鄭云魯讀傳爲專今从古）

忠信所以進德則違於巧言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

習時習也

道千乘之國

春秋述三代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有萬井十井而賦一乘故曰千乘（義見昭元年注）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乾爲敬爲信謂法天也禮王制冢

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國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六百
六十六井不盡助法八家同井可受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
夫不盡一家八口計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口諸侯有
分土無分民民衆地寡則自狹鄉徙之寬鄉大國諸侯祿田
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百二十戶耳易訟二父邑人三百戶
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朝聘貢獻祭祀權秣之
屬咸出其中軍旅之歲民間一井出穆禾秉芻缶米不是過
也故春秋譏初稅畝用田賦作邱甲城築必書皆重民也人
謂大臣羣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

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
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

賢賢易色

賢賢者同德也易讀如易知則有親之易六經之道造端乎
夫婦詩桃夭灼灼其華喻色也有蕡其實喻賢也有夫婦然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首舉之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亦因上三章言信而類記之子夏言學必以行爲本也後世
有僅明小學而不知大學者子夏之所謂未學也

學則不固

固蔽也言學所以善其行

主忠信

學以忠信爲本此因忠信而類記之

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先君有正始也追遠者尊祖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別子爲祖孝治之本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禮經解引夫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詩教也良樂教也恭儉讓禮教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易書春秋之旨該之矣反是則其政亂可知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云王者陳詩以觀民風不下堂而見天下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董子曰安處善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

古文衞宏以此詩爲美衞武公以禮自防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爾疋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子貢貧殖聞夫子言欲以禮自脩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詩止乎禮者也自脩之功進而無已故曰來者子貢好學亞于顏氏矣

譬如北辰

北辰北極旋機也

五十而知天命

謂受命制作垂教萬世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端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也

多聞闕疑

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寶書闕疑者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

多見闕殆

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正直之人措之枉曲之上貴教化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於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

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隱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卽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如隱公鍾巫之祭之類

見義不爲無勇也

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彊禦皆勇以成義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此篇類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隱公始僭八佾於惠公之廟又僭六佾於仲子之宮自是而後羣公之宮皆僭八佾矣樂舞以象功德也大夫士無廟樂鄉飲鄉射笙歌琴瑟而已三桓設公廟於私家因僭八佾不仁之甚也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辟公卽顯相周公也或云辟法也公事也謂明堂辟雍之事天子成王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

林放季氏之世臣也見周之敝文而不慚故問禮之本夫子以禮乃本末兼具不可偏廢者廢其末則秦人之縱肆晉人之清談將作三代之治泯然矣曰與其奢也寧儉言救文雖莫如質亦貴中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衞朔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曾桓則貶稱人之類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與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龜蒙鼻繹之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林放知問禮舉以厲冉有之詭隨也

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素以爲絢近於野容而非天質矣禮本乎天言內心也子夏怪以爲絢爲粉飾故問之曰禮後乎

子夏因後素之說而進之以碩人首章言莊姜之貴族次章言容儀三章言車服四章言媵御皆諸侯夫人所从同者苟

非禮主於內何以見莊姜之賢後乎言不可緩也故夫子以起予嘉之而刪素以爲絢之句見子夏明無邪之旨發止禮之訓有贊述之功也又案虞如凝脂卽賦家所云芳澤無加詩用古韻只一句此三句倩在青部盼在文部絢在眞部于法亦疏孔舉軒氏以爲三百篇內無此例也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禮不王不禘商周皆禘嚳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下及武王又毋審諦功德創制顯庸也魯僖公僭禘禮於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爲主與祫及時享同其僭酒未著既灌而往則祝延帝尸皆天子之禮矣故不欲觀言周公不變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惟王者受命於天其功德必以天諦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子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元臣之勳在王室若殷之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於大享知其說者則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臣下不敢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諡乃措之廟立之主大行受大名則與於

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於禘魯自僖公僭郊禘故夫子爲之
諱于春秋不言始于論語不言郊不知禘然曰天下則微而
顯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
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
質所謂从周也乘殷之輅从質也服周之冕从文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

魯自僖公僭禘於太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
禮每事問者不斥言其僭若爲勿知而問之若曰此事昉於
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
察故正言以告之

我愛其禮

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
大惡不可言也故於饩羊發之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昏禮男子著代女子餙家所以哀也關雎之德宜有鐘鼓之
樂非正言文王太姒亦非謂始至用盛樂也或云關雎合樂
三終兼葛覃卷耳言之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春秋垂教萬世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

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事也故君子不可貨取而小人

當因其所利而利之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

顏淵聖人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

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

以日進而不已也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謂詩書執禮性與天道微言也易春秋備焉難與中人

以下言也

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忠未有不仁者子文之忠忠於其職耳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春秋不書出奔者時非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此類左氏

不著未可爲善於事矣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春秋於女叔見安老于荀息見信友于天子錫命見懷少故

曰志在春秋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何邵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北堂書鈔六十六謹案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是也孫卿亦以爲子夏氏之陋儒矣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史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野而後君子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故董生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謂博矣君子約之以禮義繩周以俟百世非畔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春秋貫乎六藝而主乎用自東周以後無用之矣子思子發揮大義康成氏能言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春秋錄內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外所謂取譬不遠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此篇類記夫子刪定六藝之言易詩書禮皆述古者也春秋

夫子所作亦謙言述者其義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謂不仕之時申申謂施敎也天天如謂弟子昭若發矇有如時雨化之也禮仲尼燕居篇其一端矣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于書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舍天也孔顏之學用則堯舜三王之事舍則傳之其人非有所加損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章述樂而獨取韶樂則韶舞之意也樂經雖亡脩堯舜三代之禮則有以致太平之瑞應不然韶樂雖存何足救齊之亂哉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春秋絕蔽曠之出奔又不與其入衛而與石曼姑齊國夏以伯討辭於靈公曰卒月葬無危文于輒無立文似得爲衛輒故冉有子貢子路皆疑焉輒于王法得立不得拒父爲輒之義當不爲喪主而奉以避位蔽曠之罪已成於出奔又挾晉

亂臣而欲篡衛天子不能討齊衛不能拒輒之勢求仁而不得仁矣其禍啟於靈公故夫子不爲也時夫子居衛有公養之仕故冉子疑焉夫子不爲二賢謀爲夫子反魯地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不特蔽噴與輒也卽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誠不如疏水曲肱矣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吳楚猾夏亂賊接踵所以憤也春秋成而樂堯舜之知我葢又在莫年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春秋外離會不書者言不足別善惡此其義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邱也

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著也其事與文則眾著者其義則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

子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謂不肯闕疑也多聞謂兼采列國史文擇善而從取其可徵者寓王法也多見謂所見世識其行事不著其說

也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此其義也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諸侯卿大夫所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聖人所不遺

亦其義也

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春秋於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薨葬于卒也不書吳孟諱文也

陳司敗若問昭公取同姓可爲知禮乎則夫子不荅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夫子書六經皆以古文不依史籀所造故不猶人也躬行或

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畧孔子亦畧是也故云未之有得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儉古之徹也奢今之徹也固則不中禮不孫則上下亡等故

救春秋之亂寧儉而不中禮矯枉者勿過其正不得直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知天命在文王不欲以己紊立子之法故偕仲雍之荆

蠻不奔喪不立仲雍之子爲後合於中庸之德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春秋於畔盜則誅之于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爲已甚此其義

也

守死善道

如公弟叔肸孔父荀息仇牧之屬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美文武之服事爲中庸之德所以立教也

而盡力乎溝洫

禹之治水因鯀之功溝洫之利萬世永賴致孝之大者也不

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故無間然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損益三

代亦文王之法也

固天縱之句將聖又多能也

天縱之謂不有天下聖又多能周公夫子二聖而已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多能非聖人所貴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將沒之徵周室

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爲來哉又曰吾道窮矣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句卓爾

如而也卓讀如灼見之灼

何有於我哉

言無我也人皆有之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生不知愛日故卒於無聞

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恥不若富貴强者則有忮害之心弱者則有求慕之心故不能修身也

是道也何足以臧

與子貢言無諂無驕未若樂道好禮同義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以思爲未思者不欲諉荅於室誠之至也

時哉時哉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聖之時者也鄉黨篇記夫子言行皆中乎禮而歸之時中禮

以時爲大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七終

漢軍樊　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論語述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篇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者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君子救文以質質中也舉其偏者以補其獘而已則三王之

道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成欲去文則秦楚滅三代之禮法
賊民興良無日矣
盍徹乎
徹無公田近於貢法公劉所制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與貢校
數歲之中以爲常者異也宣公稅畝於公田之外復加用徹
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
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厭民而歸之三家也故有若以公劉
之法開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弒舍而立大亂
數世國移陳氏故夫子之對深切如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春秋成隱之讓以著立子法穀梁氏反以爲成父之惡而春
秋成之知不達斯義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章蓋在昭公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
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
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獨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
民失政久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
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

朝之忿而身不容于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事而不正言如此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此因上章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夫子及子家駒何憂季氏之僭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之君臣不正衛之父子不正政本皆失故發此嘆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季康子先召冉子因冉子而以幣反夫子於衛夫子反魯冉子之力也冉子朝事畢即至夫子所一日遲至故異而問之

大曰政小曰事政有所改更事日行常事也夫子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命冉子來告冀可以匡救也其後伐顓臾用田賦皆冉子所告也或行或止則未如之何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此其義也

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此其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若夫子之告葉公不以楚而外之所謂與人忠也故類記之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言行必本於鄉里春秋書鄭詹之佞不以微者畧也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禮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譏罕也此本公羊注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公羊疏謂何鄭意別實不別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也春秋書晉文則歸爲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書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詳之矣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故春秋於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會盟凡十有六九當作糾聲之誤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夫子嘗事衛靈嘗爲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舉衛三臣以爲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于魯三家也昭哀之出奔夫子歸罪於季氏焉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明日遂行

夫子於衛靈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與
去魯三年待放異
在陳絕糧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
絕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誤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春秋于郜河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于鄆春言狩周
正月夏十一月以正月譏其非禮獲麟春言狩不加正月譏
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今在禮記文簡而旨無窮春
秋法其等用其忠也
乘殷之輅
謂貴其質夫子善殷禮者多矣以略舉其意
服周之冕
謂貴其文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
也
樂則韶舞
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
放鄭聲
春秋于內諱大惡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而于定公十四年
去冬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
遠佞人
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之義聖人所與共制作者惟

顏氏之子博文約禮用行舍藏獨薦爲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聖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罪與三家者同春秋于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爲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臧文仲執政若罔聞知歷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卒餘事會不一見于策蓋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賢病國之臣不若遄死之爲愈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

春秋詳內小惡畧外小惡之義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董子曰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史闕文如紀子伯夏五之類今則多不知而作者矣

季氏將伐顓臾

伐顓臾不書于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聞夫子言而止也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成王錫魯公以附庸顓臾是也董子述附庸之制謂稱字者方三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臾不見于春秋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臾不見于春秋

其大小未詳

蓋均無貧

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盜驕則暴此衆人之情也聖人見亂之所由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彊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平桓子爲陽虎所執齊陳氏晉三家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終于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滅故移於他國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南蒯公山不擾陽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故曰三世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議謂春秋上畿王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翬帥師仲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運新城之盟信在趙盾溴梁之盟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疾其未故正其本撥亂之旨也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小于齊晉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如趙韓魏之分晉故曰微也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斯謂隱居求志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春秋正適妾之名伸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于子君稱之曰毋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毋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毋異邦人稱之亦曰君毋乎

弗擾陽虎之黨也夫子不見陽虎而欲往公山故子路不達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趙鞅之宰佛肸畔趙趙鞅畔晉一也堅白之物未有不磷不緇者不磷不緇惟夫子之道足以當之瓜甘者匏苦者匏不食喻不見用於世春秋之道主乎撥亂反正道窮而作春秋之文日月詳略不書者勝於書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不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之文天文也天道至教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之文日月詳略不書者勝於書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不待事而萬事畢具無傳而明不言而著子貢知之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定公十四年孔子世家與公羊何注合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作十二年蓋三年待放　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　何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謹權量如譏初稅畝用田賦之屬審法度如改制質文修廢官如辨爵等王國百二十

官之屬興滅國謂凡書滅皆當興也繼絕世如孫以王父字爲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皆善辭也舉逸民如嘉叔盼曹喜時吳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螽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尤重也詳崩薨卒葬奔喪會葬歸賵含襚重喪也詳禘祫烝嘗譏立廟屋壞重祭也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五美四惡皆春秋法戒也泰項之失皆以四惡也

敘曰後漢書稱何邵公精研六經世儒莫及作春秋公羊解詁覽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

謨不與守文同說梁阮孝緒七錄隋經籍志不載何注孝經論語之目則其亡佚久矣惟虞世南北堂書鈔有何休論語一條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史稱董生造次必於儒者又稱何君進退必以禮二君者游於聖門亦游夏之徒也論語總六經之大義闡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國康成治古文者所能盡何君既不爲守文之學其本依於齊魯古論張侯所定又不可知若使其書尚存張於六藝豈少也哉今追述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子之說拾遺補闕冀以存其大凡孔鄭諸家所著區蓋不言其不敢苟同者如魯僖禘妾母不稱夫人當亦引而不發之旨九京可作其不以入室操矛爲誚讓乎

嘉慶十有七年冬至日蘭陵劉逢祿譔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八終

漢軍樊　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九

燕寢考

東房西室疑問

績溪胡圭政培翬著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說始鄭氏而孔賈疏義成之宋以後學者多決其非如陳氏禮書李氏儀禮釋宮敖氏儀禮集說萬氏儀禮商江氏釋宮增注駁正舊說皆致確無以易矣培翬按鄭君注禮時以人君左右房釋正寢（見儀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禮記禮器喪大記）疑出傳聞之誤未及審定其實東房西室是燕寢之制鄭詩箋已明言之當以此爲定說（鄭先注禮而後箋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詩多爲定論）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

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今由其說申之

益鄭義以天子正寢如明堂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詩君子陽陽疏云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又云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按鄭以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與顧命觀禮不合據斯干疏引鄭志申之謂周公攝政制禮以洛邑爲正都明堂廟寢皆爲天子制度其西都宗廟路寢仍先王制不復改作至宣王承厲王之亂宮室毀壞乃更修造西都廟寢亦爲天子制度如明堂其說甚確洛誥王入大室祼是即廟寢與明堂同制之證　諸侯以下之正寢亦爲左右房與天子燕寢同制　燕寢則爲東房西室箋云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者謂諸侯大夫士燕寢止一房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天子燕寢之室在中有左右房室南向開戶比之一房者之室東向開戶者爲在南而較西故云西南其戶以見之儀禮士昏禮自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至尊於房戶之東無元酒饌在南實四爵合巹皆陳設於燕寢之禮自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媵侍於戶外呼則聞皆成昏於燕寢之禮經云尊於房戶之東儀禮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經設尊於此益正寢有左右房房與室皆向堂開戶房戶以東逼近序墻爲地無多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東房西室房之西地直至堂東西之中故房戶之東得有餘地以容尊即此可爲東房西室之明證也又經云主人出下云主人說服於房又云主人入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按經云主人出即云主人說服於房無入房之文又云主人入無出房之文是知房

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出者由室出房入者從房入室則室爲向東開戶明矣玉藻云君子之居恆當戶下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明此所居爲燕寢也古者宮室之制尊者常居奧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常居在奧矣居奧而當戶（凡居奧必東面）儀禮每云席於奧東面鄭注解當戶爲嚮明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但未明此爲燕寢之制耳是亦室戶在東之明證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於側室經云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嚮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疏云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側室在燕寢之旁與燕寢同制）按妻當處於室內經不云出室而云出房又不云自房出而云出自房明出室必由自房乃得至堂故云出自房是室與房有戶以相通也房東房西室堂上唯房有戶室則燕寢東房西室堂上唯房有戶室則通而室之南無戶審矣燕無戶而有牖故戶牖之間亦爲正中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江氏永釋宮增注謂此經爲燕寢之制見釋宮增注單行本鄉黨圖考本內無此注以玉藻諸侯退適小寢後乃云朝服以食考之其說自確天子燕寢有左右達則有左右房可知公侯伯但云於房中五而不言左右是諸侯之燕寢止一房與大夫士同制又可知也燕寢之制疑諸侯以下皆無夾室左傳宣饋於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此正寢之制蓋是時叔孫疾病居正寢故也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按此傳專爲諸侯之制后是連及言君可證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據此文至於房中然後入御於君是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入室必由於房諸侯之燕寢亦與大夫士同也周禮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是知夫人入御在君之燕寢也漢書鼂錯傳言居民之法

家有一堂二內按古者宮室之制外爲堂內爲房室正寢則左右房與室而爲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爲二故云二內此亦可證東房西室之制至漢猶有存者鄭氏之說終有所受必非憑臆釋經特其注禮時以解正寢尙是未定之論未及追改正寢大夫士亦有左右房詩箋又爲孔穎達所晦鄭箋詩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正寢及鄉飲酒義之言序制孔穎達乃援引士喪禮之言亂之致鄭義不明爲諸儒所訾故後人徒知其非而不知其是於鄭氏箋詩明言一房爲燕寢者亦忽不加察以致燕寢之制千餘年而不明可悼也或疑士昏禮成昏爲燕寢之制經無明文按士喪禮士死於適室而記云適寢正寢也記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下室燕寢也是士有正寢燕寢矣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喪服傳云有東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則是父子異宮各有燕寢矣父子異宮者謂異燕寢其正寢則同鄭注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云寢壻之室也又注禮記昏儀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云降者各還其燕寢疏云舅姑還舅姑之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於適寢止言婦見及饋饗則成昏在燕寢明矣既久記云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云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唯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者以此論語孔注云易常處也此古義不可易蓋常處在燕寢至齊乃

遷居於正寢故云曷常處鄉黨圖考謂孔子齊必遷坐平時坐於奥齊將祭似有不敢居尊位之意似尚未的非齊非疾不居正寢則斷不以枕席枘連之禮行之於正寢中又明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九終

嘉應葉 輇舊校
順德馮 佐勛新校